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日本 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

韓昇著



文津出版社印行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日 本
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

韓 昇 著

文 津 出 版 社 印 行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 / 韓昇著. -- 初版.
-- 臺北市 : 文津, 民84
面 ; 公分. --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 93)
ISBN 957-668-303-3(平裝)

1. 移民 - 日本 2. 華僑 - 日本

577.231

84006361

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

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研究

(1992年廈門大學博士論文)

著 作 者 : 韓 昇
指 導 教 授 : 韓 國 磐 · 池 田 溫
發 行 者 : 邱 家 敬
出 版 者 : 文 津 出 版 社

地 址 : 臺北市建國南路二段294巷1號

電 話 : (02) 3635008

傳 真 : (02) 3635439

郵政劃撥 : 00160840

登 記 證 : 局版台業字第5820號

中 華 民 國 八 十 四 年 七 月 初 版

印 數 : ①~1000本 定 價 : 320元

ISBN-957-668-303-3

韓昇，一九五七年生，江蘇省海安人。一九八二年春畢業於廈門大學外文系，留校任教，同年赴日本東京外國語大學留學。一九八五年考取廈門大學歷史研究所在職碩士研究生，一九八六年任廈門大學外文系講師，翌年轉任歷史系講師，同年因成績優秀，經選拔考試，直接攻讀博士學位，並於一九九〇被選拔為中日聯合培養博士研究生，赴日本從事研究，先後擔任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明治大學文學部客座研究員，獲一九九一年度日本外務大臣“優秀賞”。一九九二年起任廈門大學歷史系副教授，同年獲歷史學博士學位。自一九八一年以來，用中、日兩國文字先後在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國發表論著譯文八本、數十篇，主持兩項國家重點科研項目。目前從事魏晉隋唐史和東亞國際關係史的研究工作。

序 言

池田 溫

衆所周知，在日本古代史上，主要來自朝鮮半島的移民們，帶來了生產技術、文字文化、祭祀信仰等內容廣泛的先進文明，對日本列島倭人社會的發展進步，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對於以往學術界一般稱之為“歸化人”的這些大陸移民的實際情況，自然喚起了古代史學界的深切關注，從各個角度對其遷徙的經緯、到日本後的繁衍生殖、活動事迹的方方面面、居住形態及保存至今的故址遺迹等，進行了衆多的研究。關晃、上田正昭、平野邦雄、佐伯有清、今井啓一等的著作，可謂是該領域的代表性成果。但同時也必須指出，關於“歸化人”，至今尚難明瞭的問題多不勝數。究其根本原因，是二至七世紀大陸移民遷徙到日本這一時代的史料幾無所存，所以僅能根據八世紀初編纂的《古事記》、《日本書紀》和九世紀初成書的《新撰姓氏錄》等後世史籍去窺見其事迹之一斑。然而，《古事記》、《日本書紀》和《新撰姓氏錄》的記載裡，頗多後人修飾附會的成分，與史實相去甚遠。這一點，通過以津田左右吉為代表的對日本古史的批判性研究，業已成爲今日之常識。因此，真正意義上的“歸化人”研究，是言之容易而行之甚難的課題。

近年來，考古學等邊緣學科的飛速發展，不斷湧現出新的知識與見解。據人類學家埴原和郎的推測計算，從彌生時代到古墳時代，遷徙到日本的外來人口總數高達一百萬人。即使在八世紀奈良朝盛期，日本的總人口亦不過六、七百萬，以此上推，古墳時代的總人口不會超過三、四百萬。所以，在日本古代，身具高度文化的外來人口大量遷徙到日本的

事實，在歷史上無疑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韓昇氏的著作，是對日本古代大陸移民最新的、涵蓋面較廣的研究，論旨堅實，具有以下幾個特色：

第一個特色與其身為中國學者緊密聯繫，是把移民問題置於魏晉南北朝的巨大歷史潮流之中，確定其地位；從塢壁、村落集團的結構與移民社會集團的關係切入，進行分析考察。其次，探明從朝鮮半島遷徙到日本的移民中，許多屬於原先由中國徙居朝鮮，并在朝鮮三國生活了相當長的時期之後再轉徙至日本的情況，引人注目。《新撰姓氏錄》概括收錄了居住於左右兩京及山城、大和、攝津、河內、和泉五國，即畿內的各支氏族，共 1182 支，可類分為：

皇別	335 氏
神別	404 氏
諸蕃	326 氏
未定雜姓	117 氏

諸蕃佔總數的 28%（若加上未定雜姓中的 48 支諸蕃氏族，則佔 31.6%），如實地反映出，移民子孫佔有很大的比重。諸蕃氏族可進一步細分為：

漢	（出自中國）	163 氏（加上未定雜姓中的漢氏族，則為 177 氏）
百濟		104 氏（加上未定雜姓中的百濟氏族，則為 122 氏）
高句麗	（出自朝鮮）	41 氏（加上未定雜姓中的高句麗氏族，則為 47 氏）
新羅		9 氏（加上未定雜姓中的新羅氏族，則為 19 氏）
任那		9 氏

按照《新撰姓氏錄》的記載，則出自中國與出自朝鮮的氏族大約各佔一半。但是，迄今為止，日本史學界多認為譜系上出自中國的氏族，多數乃是由朝鮮移民氏族偽籍詐冒而來。對此，著者細緻地分析了移民氏族的先祖傳說，對天武、持統朝（七世紀末）至平安朝初期（九世紀）確實可信的歷史文獻中所見到的賜姓、改姓、叙位、任官等各種資料數據進行綜合比較，鉤沉探蹟，指出在當時的日本：

1、對於來自各國的移民，基本上不存在差別對待的情況。

2、打破日本人和大陸移民之間在賜姓與任官等方面的區別，始於奈良中期朝鮮移民氏族地位的上昇。

3、古代日本固然重視唐朝文化，但并未因此而特殊優待中國移民。另一方面，日本朝廷不僅免除朝鮮移民的課役，還注意對其進行安置。

4、在賜姓和任官方面，朝鮮移民氏族比起譜系上出自中國的移民氏族更居於有利地位。例如，賜予“朝臣”姓的五支氏族全部出自朝鮮移民，而中國移民則止於“宿禰”姓；在八名四位以上官人中，百濟移民佔五人，高句麗和新羅移民各一人，而中國移民僅佔三人。

5、在朝鮮移民中，似存在著與中國移民相抗衡的意識。

以上諸點，推翻了學界通論的根據，基本上探明了於華北動亂時期逃往樂浪諸郡的漢族在朝鮮半島定居之後，又由於政治形勢的變化而遷徙到日本的經緯，且多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著者還概觀南朝和倭國的交往，分析探討《日本書紀》等史籍所記載的“吳國”，否定了把“吳”比定為百濟久禮等諸說。在此基礎上，著者進一步研究了大陸移民在日本的居住、婚姻等形態；由大陸輸入日本的戶籍制度、行政、賦稅、軍制等問題，深入探討了大陸移民與佛教傳播的關係等等。

如上所介紹的，本書內容豐富，給予日本古代史研究者許多新鮮的啓示，在尚缺乏用漢語撰述日本古代史專著的中國，必將起到先驅作

用。而中國對日本史研究的深入，亦將惠及日本學術界。值此嘔心力著出版之際，簡單為序，以致慶賀，相信是著必將成為今後日中兩國學術交流之珍貴橋梁。

1993年5月於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

目 錄

前 言	(1)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王化思想與“歸化人”	(5)
第二節 大陸移民遷徙的原因和階段性特點	(15)
第三節 移民的國際關係背景	(29)
第四節 學術史的回顧	(42)
第二章 各國移民待遇的比較與偽造譜牒問題	
第一節 譜牒所見大陸移民的基本情況	(51)
一、 日本的官修譜牒事業	(51)
二、 大陸移民的基本情況及存在問題	(56)
第二節 唐朝移民的待遇	(62)
第三節 中國與三韓移民身分地位的比較	(81)
第四節 偽造譜牒的實際情況	(91)
第五節 偽造譜牒的傾向及其社會意義	(119)
第三章 中國的鄉村社會與日本的大陸移民組織	
第一節 戰亂與人口流動	(133)

第二節	朝鮮漢人的流徙過程及其組織	(140)
第三節	日本大陸移民集團與中國流民組織	(152)
第四節	大陸移民集團的重建、發展與分化	(173)
第五節	始祖傳說與民族問題	(184)
第四章	“吳國”、“吳人”與吳文化	
第一節	日本史籍中的“吳國”	(201)
第二節	“吳國”之所在	(212)
第三節	“吳國”文物	(220)
第四節	“吳國”移民及其事迹	(227)
第五章	大陸移民社會	
第一節	人口分佈	(239)
第二節	居住類型	(250)
第三節	聚居形態	(262)
第四節	婚姻關係	(276)
第六章	移民的主要活動事迹	
第一節	政治影響	(285)
第二節	軍事力量	(293)
第三節	外交活動	(298)
第四節	制度建設	(303)

第五節	文教事業	(314)
第七章	早期佛教的傳播	
第一節	欽明天皇十三年佛教“公傳”說批判	(321)
第二節	欽明朝以前的佛教遺迹	(330)
第三節	移民與佛教的興隆	(337)
絮 語	(353)

前 言

西漢王朝建立之後，中國文明以前所未有的規模迅速地向四周傳播，極大地影響著周邊民族和國家，特別是在東亞，其影響的廣度和深度，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規範著該地區社會成長的方向。漢王朝傾覆以後，中國文明的傳播移植過程并未被完全打斷，而是隨著該地區民族國家的興起，深深地融入其文化特色之中。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南北對立和國際風雲變幻，使得南朝文化廣泛傳播於東亞世界，此乃是該時代中國與東亞國家文化交流史上令人矚目的重要發展。在此基礎上，隋唐帝國磅礴於世，把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推向高潮，形成了一個以唐朝為中心、內在緊密聯繫而又高度成熟的東亞文化圈。

在長達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我們可以深刻地感受到在東亞世界內部存在著堅韌有力的聯繫紐帶，持續不斷地發生作用。其中，漢字與移民無疑是最為重要的兩個因素。就日本而言，在盛唐以前對中國文明的吸收移植，主要是通過人員的往來實現的。時代越往前推移，則移民所起的作用越重要，有時甚至是決定性的。這是因為在古代生產力水準較低的條件下，許多先進文化的傳播是無法單靠書本文字等傳播媒體來進行，而必須通過大量掌握先進技術文明的人員在實地身體力行、示範指導而實現的。在日本古代國家社會每一個重要發展階段，都可以看到大陸移民發揮關鍵性的作用。脫離對古代大陸移民的研究，就無法把握日本古代史的進程，也無法全面理解中國文明在東亞的強大生命力，而中國與東亞國家的文化交流史也勢必流為泛泛之論。

在日本，學術界基本上把古代大陸移民史歸入日本史研究的領域。然而，這些大陸移民既有來自朝鮮的；也有來自中國的；更有先由中國

遷徙到朝鮮，以後又因為各種原因而再度遷徙到日本的；甚至還有來自中亞、西亞國家的各種類型。所以單從日本史的角度進行研究，難免頗受局限。無論從空間或時間上說，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問題，都必須從更加廣闊的東亞史角度加以把握。在中國，隨著日本史研究的深入，古代大陸移民這一少見問津的課題也已經無可回避地要求我們認真對待，深入研究。需要指出的是，大韓民國的學者對此課題也發表了若干研究論著，使之日益成為國際學術界共同關心的領域。這一切，都緊迫地要求作為輸送移民主要國家的中國歷史學者，以責無旁貸的歷史使命感去再現古代東亞文化交流史上如此光輝的一頁。有鑒於此，筆者試圖通過日本古代的中國移民，追源溯流，探討他們在日本歷史進程中的地位與作用，研究文化傳播的過程與形態，進而從一個側面去把握古代東亞世界的內在有機聯繫。

移民和文化傳播的過程，是一個極為複雜的問題。筆者的研究，在許多方面遇到了幾乎是難以逾越的困難。首先，大陸移民的來源極其複雜，而其譜牒又離奇難信，其中不乏詐冒偽作，以致我們幾乎無法個別地確定其出身，而祇能從其他方方面面間接地對其氏族集團進行推測判斷。其次，移民集團內部變動很大，組成的形態千差萬別，因此必須因時因地，具體分析，動態把握。復次，大陸移民在遷徙、氏族集團的組成與分化等過程中，普遍存在民族混雜的現象，所以我們不能籠統簡單的判定整個移民氏族集團的種族成分，還必須進一步深入剖析集團內部的各個枝族，方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以往的研究正因為忽視了這種民族混雜的情況，所以對移民集團的種族成分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莫衷一是。而且，由於民族混雜、新舊移民混居，也使得移民集團所持文化具有混合疊加的特點。這些都使我們難以涇渭分明地界定移民集團的種族成分和文化成分。筆者雖然力圖把考察的對象限定於中國移民，然而，

由於移民集團的上述特點，使得論述的範圍在一定程度上亦包括了朝鮮移民，本書也祇好權宜折衷地稱之為“大陸移民”。或許在日本古代移民的研究上，相對的準確具有絕對的可靠性，而絕對的準確卻祇有相對的可靠性，筆者也祇能以此來自我安慰。再次，移民集團在日本生存、發展、發揮作用的每一經歷，不僅受到日本國家體制、社會制度的制約，而且還受到國際關係變化的影響，故其在各個歷史時期所起的作用並不一致，甚至扮演截然不同的角色。這決定了我們不能脫離某一特定的歷史環境去概括研究。加上各國史籍對移民的記載或者語焉不詳，或者極為零散，相互矛盾，都造成研究上資料不足，論述上不易集中歸納。最後要申明的是，由於考察對象和篇幅的限制，本書重點討論中國移民及其歷史作用，這絲毫不抹煞東亞國家文化發展的自主性及其特點，也不意味著貶低朝鮮移民的歷史地位。正如在東亞文化圈裡，中國文化固然居於主導地位，但這並不表明中國文化沒有受到東亞國家的影響。

綜上所述，日本古代的大陸移民問題，難度之大，牽涉面之廣，所需知識之多，恰與筆者的學力成反比，這也是本書自一九九二年簽約以來，遲遲不敢付梓的原因之一。筆者總想進一步充實完善之。然而，星移斗轉，唯增案牘之勞形。多虧文津出版社邱鎮京教授的一再鼓勵與耐心等待，激發筆者竭盡綿力。此次出版，補齊了原論文中因經費原因未能付印的部分章節，增加了對大陸移民的背景性闡述，並對文字進行一些修改，至於觀點論考，均未改動，以存原貌。希望能以此為起點，學有所進。要成此目標，尚祈海內外學者不吝批評賜教。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王化思想與“歸化人”

遠古時代，亞洲大陸上的人們就來到了日本列島。那時候，日本和大陸多處相連，當海潮退後，人類及動物便可涉水往來。一直到公元一萬年前後，日本纔與大陸分離，成爲四面環海的島嶼。即使在這個時期，從鄂霍次克海沿著朝鮮半島東岸南下的寒流，和從臺灣東部海面通過對馬海峽北上的暖流，在日本海形成大致沿著周圍陸地左旋的環流，而人們仍能利用海流的作用，很容易地來到日本。而且，在臺灣以北的洋面上，大大小小的島嶼星羅棋佈，沿著琉球群島逐島航行，便可抵達日本九州。因此，古往今來，日本和大陸之間的人員往來從來就沒有間斷過。

有趣的是，在中國、日本和朝鮮的史籍裡，都留下了許多有關大陸移民的傳說記載。在中國，徐福率三千童男童女東渡日本的故事，幾乎家喻戶曉。日本筑前太宰府西高辻家珍藏初唐人張楚金所著《翰苑》殘本一卷，彌足珍貴。書中稱日本人：“文身黥面，猶稱太伯之苗”，并引曹魏時人魚豢所著《魏略》文曰：“其俗，男子皆黥面文身。聞其舊語，自謂太伯之後。昔夏后少康之子封於會稽，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今倭人亦文身以厭水禽也”^①。徐福爲秦始皇出海求取仙藥，史有明文記載^②，但確言其到達日本者，則是後來之事，初見於五代後周明教大師義楚之《釋氏六帖》國城州市部第四十三：“日本國，亦名倭國，東海中。秦時，徐福將五百童男、五百童女止此國也，今人物一如長安。”^③日本之“人物

一如長安”，顯然是其於奈良時代(710—794)以來力行唐化的結果，至於徐福一行定居日本，則是根據大陸移民中有一支自稱是秦始皇後裔的秦氏集團或其他傳說而作的推斷，非有確證。魏時，中國數遣使者到日本，遊歷經過，或許遇見一些大陸移民，聞其“舊語”，有似漢語，察其習俗，頗近吳越，且有自稱太伯後裔者，不覺驚喜，大有他鄉遇故人的親切感，遂記載下來，以傳示國人。今天，有些日本人對“太伯之後”說憤然不平，斥之為中國人的“華夷觀念”^④作祟，強污日本人為中國人之後裔。其實，《魏略》和《三國志》有關倭國的記載還是相當客觀的，如使用“自謂”二字，交代清楚史料來源，而不妄加推斷；不少地方則明顯是根據當時使者的見聞記述的，頗帶善意。所以，此類傳說，當可視為眾多大陸人口遷徙到日本這一客觀事實的反映。而這種在觀念上的投射，儘管包含著誤解和附會的成份，但有時甚至比真人真事更加動人，影響也更為深刻。

顯而易見，大陸人口遷往日本，其歷史極為悠久，數量極為龐大，與此相關的傳說也不勝枚舉。東京大學人類學家埴原和郎曾經推算，從彌生到古墳時代，遷徙到日本的外來人口總數高達一百萬人。即使在今天，我們仍然可以從日本古代文獻上找到數以千計的大陸移民名單，足以支持上述推斷。這些大陸移民活躍在日本社會的各個領域，留下巨大的足跡。如此悠久複雜的大陸移民史，遠非本書所能研究概括。因此，筆者在時間上基本以四至十世紀為限，在空間上則基本以中國移民為研究重點。作此選擇，除了筆者本身知識學力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該時期大陸移民對日本國家社會品質的提高，貢獻最大，事迹最為輝煌。同時，也因為此時期關於大陸移民的史料相對較多，能夠在一定程度上進行歸納整理。在研究對象上，則側重於集團性移民，並且限定於文獻或考古資料上有明確記載者。這樣，一些無法通過史料記載加以證明的